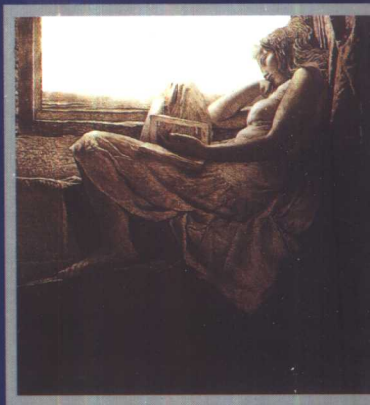


城市火柴

THE MATCH OF CITY



艾华一著

她寂寞
如一杯等待加糖的咖啡
她热切
如一根等待擦燃的火柴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火柴/艾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5354-2424-4

I.城…

II.艾…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35 号

策 划:红白蓝工作室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青云工作室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552 85443862)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3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关于作者—艾华

■ 性 别 女

■ 宠与爱

在老式台灯下读旧小说。
抄写《追忆逝水年华》。
在藏北无人区的蓝天下呆坐(不能睡过去了)。
罗伊斯达尔的画。
大雪中漫步，只留下面孔，红红的。

■ 物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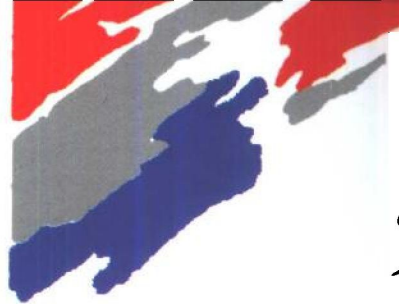
去二人转剧场听段子《二姐思夫》。
抽屉里装满道格拉斯、德尼罗、梅丽尔斯·特里普，恩雅在中间抒情。
上午赖床，等待一个人叫起来。
银耳莲子羹，夏天。
冬瓜无骨汤，冬天。

■ 未来状况

读第三遍《圣经》。
游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抄写完《追忆逝水年华》。
在大海上赖床，给鲨鱼唤醒。



the match of city



城市火柴

属于想像力需要安静的
属于情感丰富 内心有些孤独的
属于曾经沧桑 回首看看的

红白蓝 红白蓝
色彩与声音
情与性

热烈而忧郁
纯洁而冰凉
高贵而淡散

Red White Blue

策 划 红白蓝工作室

E-mail: rwb@vip.sina.com

责任编辑 何性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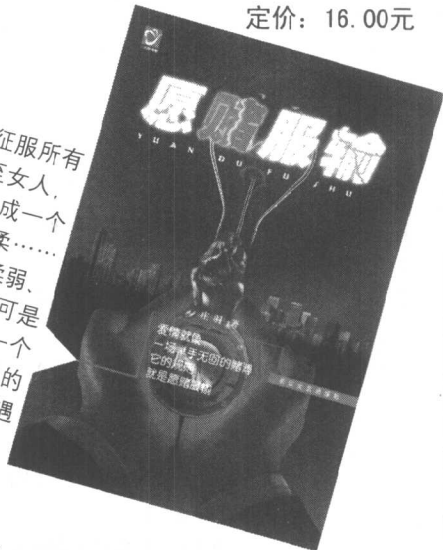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青云工作室

定价：16.00元

《愿赌服输》

庄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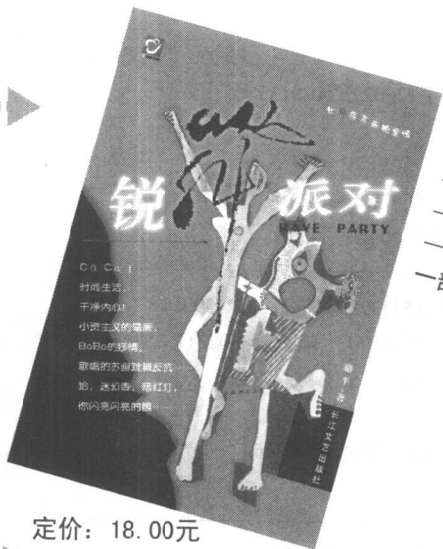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男人，他能征服所有他希望征服的东西，权利、财富甚至女人，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的心会变成一个女人，拥有女人的耐心以及女性的温柔……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女人，尽管她柔弱、美丽、温存，还有着让人怜爱的眼睛，可是，一有机会，她就会做一个男人，她会像一个暴君对待一个忠诚的奴仆一样对待爱上她的到这样的男人……当这样的男人遇到这样的一个女人……



《锐舞派对》

骆平

一场颠三倒四、刻骨铭心的爱情
一段不伦不类、惨不忍睹的婚姻
一种现代时尚、BOBO主义的生活
一颗既痞还雅、永葆孤独的心灵
一部当代女白领的“雅痞”情史



定价：17.00元

定价：18.00元

《和妖精嘴对嘴》

塞宁

棉棉说：塞宁和田原，是今年冬天的两个惊喜。与韩寒文字中的精明简洁、胡坚文字中的坚硬、春树文字中的亢奋与灵光以及田原作品中的奇幻迥然不同的是，塞宁的文字显得那么的精灵，像妖精一样古怪而奇异，折射了她的散漫的、张扬的、精灵的、很飞的青春。



『红白蓝』工作室精心策划

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以上图书各全国新华书店有售 邮购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22 邮购电话：027-85443721 联系人：吴竹敏



你所经历的那些事，
迷离而又恍惚

A：看电影看多了，会不自觉地把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一些时间片段混同于电影；或许，你所经历的那些事真的具有一部电影的特质，迷离而又恍惚。这就是我将小说中所有标题都取用了电影台词的原因。

B：作为寻找作者的小说人物，白芳找到我一开始显得相当不自然，仿佛找错了对象，因为我心灵苍老，对周围的人、事不那么有兴趣了，平静得简直像一条小水沟。但是这些，已经过去了。有些东西消失了，有些生长出来，总之，已经过去了。现在，此刻，关于白芳的话题对我来说却是过于炽烈，过于上心，过于迷惑……



“你看今天天空多美，
我真想坐火箭飞上去。”

——《欲望号街车》

餐厅正以表盘上秒针的速度旋转。每转一秒我都脚下触物似地稍微前倾一下。晚上9点多来到150米的高处，当然不大习惯。每天这个时候我总是收起电视遥控器，从沙发上懒猫似地摇晃着站起，甩甩头，去卫生间将澡盆放满热水，在蒸汽中消磨掉上床前的一小时。

餐厅里响着一支很好听的曲子。我尽量在木椅上靠得舒服点，用梳一次头的工夫想起这只曲子叫《云之手》。笛子，如果没错，是荷兰人轩斯在吹。也许是《云之手》的缘故，总感觉有手掌从背后推我，要把我推入夜空。不沾冰霜的大玻璃把窗外显得如同无底洞，下方流淌着这座城市的新区流畅的灯河，我恍惚是在灯河上漂。

陶伟正和一个年轻女孩交待什么，旋转餐厅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的目光在他俩身上、墙壁、吧台、登梯入口处逡巡不止，似在数点梦中的景物。女孩正在做下班前的准备，指间的杯子瓶子利索地碰响着。她幅度超常地在吧台上弯



腰，在吧台里边的架子上取物。陶伟看着她弯腰。她整个上身伏到台面，下身在吧台上没什么过渡地弯折下来，被牛仔褲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屁股比架子上的进口威士忌还醒目。

我忽然产生一种被软软地伤害了一下的感觉，我常有这种感觉——被无端的事物伤害。我无法解释它。它并不怎么让我为之生气，远没那么严重，它只是让我觉得好笑，而我常常通过这个感觉和周围建立起关系。果然，很快，那种蓦然升高的眩晕消失了，我注意到，在大桌小桌之间，大圆小圆之间，大瓶小瓶之间，惟有适度而平缓的暖风在流动。

陶伟端着托盘过来时，刚才那女孩已消失不见。

“怎么样？”他把盘子落到紫檀色小桌上，从中挪出装爆米花的竹篮、两杯黑绸缎般闪动的咖啡，朝窗外扬了扬下巴，在我对面坐下。他一坐下，我们之间的区别立刻明显起来：他是属于这里的，而我是个外人。由于环境的生疏，面前这个人竟让我产生了一丝亲切感。

“不错。”我频频点头，回答老师提问似地刻板地回道，“这片居民区的夜景超出我的想象！住得这么近，我竟从未到塔上来过。”我朝自己住的方向道歉般地看了看。餐厅正旋转到那一带，那是和整座城市稍稍拉开了距离的独立的去处。但我无法准确找到那幢蓝色的楼，后花园整夜亮着两盏老式柱灯。

“很正常，就像人们不大注意自己的鼻尖。怎么，只是一句不错？怎么个不错法？”陶伟的笑容里含有一咖啡杯那么多的期待，大约只是出于礼节。

“夜间，高处，嗯……一种‘绚烂的孤独感’，大概宇航



员会熟悉这种感觉吧。你就在这上面工作？整天？”

“不好吗？”陶伟用食指敲敲桌沿儿，以大人看孩子的目光看看我。

“不是不好，是好过头了，近似于浪费。”

“浪费？”目光换成孩子看大人的。

我没说什么。有些一闪即逝的念头无法说清。刚才我在电视塔前门下了车，陶伟在大厅入口等我。那里的灯光本来像在一只拳头里握着，就在我进门的瞬间拳头忽然松开了。虽说十几年未见面——几乎是一个少年，他长大以后我就没见过，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就该是那个样子：高，笔挺，目光专注。黑蓝色休闲裤，亮灰色毛衣，我认出是“逸飞”牌子，同样品牌的蓝衬衣从V形领口翻出。世界上有一种灰色是专门属于男人的，灰色上面有一层光泽亮润，男人配上它显得若即若离的雅致，举起手臂时更是充满魅力。

以久别重逢的力度握了手。

见我不说什么，陶伟试探着问：“如果不是自作多情，浪费……这大约算是一种夸奖吧？”抓起一小撮爆米花，吃掉，追加一口咖啡。静静地注视我。

我忽然像怕冷似地缩缩肩。不是因为心情激动，在我这个年纪不会轻易心情激动了，只不过那一瞬间我想弄清楚，眼下这个场景中出现了几分让我熟悉的东西，一种我几乎忘怀了然而确曾发生过的情景，比如一场雨、一次交谈、一支乐曲之类的记忆。

《云之手》一直吹着，似乎整盘带子都是《云之手》。我已将其从头至尾想起，从一个乐句能预知下一个乐句。节奏

埋伏很巧妙，转折时如同长发飘柔的女人千姿百态地转身。

“这只曲子真好，假如我再一次听到它，很难不让我想起你。”我鬼使神差地说出这句电影台词。因为是台词我才敢说，电影台词的好处是既可以利用，又不必对其负什么责。说出这句话，我依旧很轻松，心情像刚刚干洗之后的衣服，软软的，仿佛在什么地方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连嘴里的爆玉米花也那么松软，柳絮一般地在体内飞舞。

“听上去像哪部电影的台词。”陶伟出其不意地扬扬右眉，左边纹丝不动，有点顽皮。

“没错。哪部电影？”我像张卷子似地考他。他没抬头，仿佛答案在桌子木纹里。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抬头，扬右眉毛，“《银色列车》，美国片。”

我惊讶而佩服地望着他。可敬佩之处不是记得，而是记得如此肯定。我酷爱电影，对喜爱电影之人也相应地抱有好感。

他也高兴起来。“你喜欢《云之手》！”微微点头，似乎想确认什么，而现在确认了。“你还是那副样子。”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话该我说才是。这些年，光是我变老，你们却藏了起来。”

“藏起来？”

“藏到了时间背后。”

“你不老，我们同年吧？”

“主要是心老了。”

“心老了才不会半夜三更看什么狮子座流星雨。”说罢，他起身到吧台取来一瓶长城干红葡萄酒，两瓶可乐。



“我请客。”他说。在电话里我已知道，他现在承包了电视塔上的旋转餐厅。

“预报说相当壮观，当然要看。不想看？”我看他一点点倒上酒，兑上可乐，肘手之间有一种仪式感。

“我可没有接到第二个想看流星雨的电话。”

“你家里人呢？”

“我妈，这个时候大概正做梦呢，我爸呢，或许在梦中正写他的回忆录的某一段。”陶伟摇晃着酒杯，再把杯子对着灯光照照，并不喝。

“你没有孩子？”我好奇地问。

“也没有孩子的妈。”他把杯中物消灭掉小小一部分，“你呢，还是和……”慎重起见，他停住。他可能知道我原来和谁。我和石初耕当年经常是出双入对，他编报纸，我编杂志，陶伟在电视台，肩膀上经常扛着机器。

一个礼拜前媒体就预报了今天夜里12点的狮子座流星雨。我很想出去看，但得有个伴。找谁呢？我心里排出名单。首选当然是杨毅。但他有老婆孩子，不大有可能夜半脱身陪我仰望天空，何况他本人对天上诸事不大有兴趣，只对人体有兴趣，经常在手术台上将其打开。说到星星月亮之类，我想到石初耕。翻开他早年的诗，能找到不少星星月亮。当初由于幻想的类型一致才成为夫妻，但半路分手已经好几年了，再说他已入俗另一社会网络，会将看星星视为孩童之举。目前虽尚未成为他人之夫，无法确保不是他人之男友。我若携前夫夜里看星，假如那一刻上帝也正朝我注视，见到如此南辕北辙的两张脸，会以为自己弄错了。

电台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刘雁是我要好的朋友，她丈夫

在几千公里外的沙漠前线打井，三天前回来休假，即便刘雁肯下了班陪我，我的善良也会出来阻止我。罢了罢了，没什么朋友了。当了十几年文学编辑，曾经热热闹闹被人挂记过，但俱往矣。我翻着早年皱皱巴巴的电话号码本，一些似曾相识之人统统一晃而过，比电影里纯属交待性的闪回镜头还快。我揪住其中一个，个中原因不大清楚，或许他当年大献殷勤过？

我打去电话，“明晚搭伴去看流星雨啊？”好像多年来一直联系着似的。他毫不犹豫只是音调站不稳地响应：好好。三分惊喜，七分醉酒。放下电话，我差点改变了对男人的看法。好好，流星雨。为了流星雨，被人拉拉手也没什么，何况早过了敏感年龄。现在社会治安不怎么样，尽管我的住处是在公安局、安全局、检察院的包围之中，仍没什么安全感可言，总不至于为流星雨冒生命危险。

17日早晨上班时间，我又打去电话，约定见面时间、地点。这回是个女的接的，说某某早晨公出了。

好好，流星雨。已是17日上午10点，我站在书房阳台上望着辽阔的天空，再过40年，我的这个习惯恐怕也不会改，我宁愿找一份只看天空即可拿工资的工作，又绝对不是天文学家。天空晴朗，一如往日的晴空。最近星星总是很亮，仿佛有什么事使其发亮，毛茸茸的，让人想起古时候茅草屋顶上的那批星星。今夜的流星雨说不定有多壮观呢。

我目光落在半空中一动不动的吊车上，如同捆好的包裹似的吊车，在那儿吊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有时在湛蓝的天空下，有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那是广播电视中心正在建筑的20层大楼，二百多米高的电视塔在新楼后头钻出，夜



里旋转餐厅灯光绚丽。电视台、电视塔、星星……我一路想下去，顺着椰子壳找爬行动物般地找到了陶伟。我当编辑时他投过稿，还有摄影作品，经我手发过几幅，大约是水面栈桥、城市夜景之类的题材。那时我很年轻，不太理睬作者，现在，我觉得不该不理睬他们时，已经时过境迁。

我使劲想，陶伟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些什么，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拼命想他第一双鞋那么想。阿甘呆瞪双眼，脑门发亮，大声说：“我要是拼命想，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我则想起了一封短信，一句埋怨的话：“你这个人怎么永远找不到！”天真的男孩子喜欢女编辑，就像天真的女演员为了剧作家而犯迷糊。陶伟找过我，没找到，写了封短信。因多数作者对编辑都毕恭毕敬，所以他这种熟人口气就留有印象，此刻想起来简直有点温馨。

“不是那个了，离了。”我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转转椅子，侧对着陶伟，一边注视夜空。夜空深邃明净得仿佛只需将窗户推开一条小缝就会被吮吸上去，八级大风吮吸一根羽毛一样。星星很多，但星星还没下雨。

“一个人过？”一种不加掩饰的怜悯流露出来。

“所以嘛。”我并没转过脸。餐厅转到火车站方向时月亮出现，比在地上所见的月生动许多，一个是画布上的，一个是手心里的。

音箱里流出的曲子已换成了《鹤舞之歌》。

“还在写？”陶伟问我的口气就像问一个卖肉的：卖了多少？

“还能干啥？别的也干不了。”这种低调挺由衷的。

“写吧，先是写得满脑袋头皮屑，继而……”他停了停，



还是忍不住说出来，“不过如此而已呀。”口吻亲切但又不以为然。

“太如此而已了，和菜农在几亩地上轮番种柿子、辣椒一样。”

“怎么才能不如此而已呢？”与其说是在问我，不如说他在问自己，迷茫，像雾天开车的人注视着忽隐忽现的路标。

我稍微想了想，“想不出，只是在幻想中始终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在那里自己大有作为又不伤及他人。”

陶伟似点头又似摇头，为两只杯子重新倒上酒，举起杯子，我也举起杯子。默默地让微酸的液体润喉的时间里，我在心里为眼前这个男人作个笼统的概括：1.80米个头，150斤体重，算得上经过风霜但仍不失为年轻的脸，用眼神说话，对生活中一半以上的事情有感觉，而且……这时他打断了我：“谢谢你在这个夜晚想到了我。”

听上去有抒情意味且很遥远，远到如在梦中。我想说点什么，却又闭嘴不说，一种久违了的夜深人静之感漫上心头。这是一种醉人的感觉——夜深人静，早在10年前就没有了。早晨、正午、夜，包括失眠之夜，都有，惟独没有夜深人静之感。

当我意识到沉默时，我们已沉默有一会儿了。和不太熟悉的人在一起，沉默是危险的。餐厅里空旷、安静，曲子播完了，惟有脚下旋转的咔嚓声清晰可闻，餐厅像是一边旋转，一边继续上升。

“你在这里住了有多少年了？”陶伟打破了沉默，声音如从旷野里发出来的。

“16年。”嘴上轻易说出的数字，远没有实际那么长似



的。

“可记得那时的灯光？”这种问话方式似在领着我走路，还牵着手。

“那时单位还在中区，冬天的晚上，下了班，天黑黑的了，我不愿挤交通车，就步行回家。”

“步行 20 来里路？”陶伟兴致极大地问。

“是啊，有时冒着雪，眉毛上全是霜，背包里的橘子都冻了。路上几乎碰不到行人，车也越来越少。有时会迎面碰上一辆特型车，车后面挤着红帽子、黄帽子、灰棉帽，一动不动，活活像栽种到车里面的、戴着防风面具的大植物。目送这些干活的人们过去，我继续走，一直走到看见新区一片灯火。灯不是很多，也不华丽，但是十分暖人，当时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就在这片灯光里……唉，怎么说起这些了？你呢？你是矿区子弟吧。”所谓矿区主要指这片新区，原来是这座城市的郊区。说是新区，也有了几十年历史，但和城市其它地方相比总有点不一样。

“我爸 1958 年年末就来了，给第一批勘察的领导开车，我妈晚两年，给技术员做饭。”

“你出生在这里？”

“我生在火车上。”陶伟看着我，为明确他并非开玩笑，解释道，“我妈回西北老家生我，谁想车刚到吉林我就不肯在肚子里呆了，我妈只有在德惠下车生了我。”

矿区里这种故事多的是，就像每天 19 点准时出现的新闻联播节目滚动图标一样，没谁觉得新奇，今天却不同，听陶伟亲口说他生在火车上，才相信确是有人生在火车上。

“这么说，这里最早的灯光是你父亲的车灯。”我钦佩地



说。

“职业习惯吧，富于联想。”陶伟凝视窗外，叹息一声，“谁知道一百年后这里还会有灯光？”

“想想一百年前这里的模样，还是挺为这座城市骄傲的，别的且不去想。”说来也怪，这种话平时我是不说的。我是后来人，后来人的特征就是挑剔。

“你不这么以为？”我朝他歪了歪头。

“这当然是需要歌颂，也值得歌颂的城区，只是不知道这歌颂能持续多久。况且，被歌颂也有被歌颂的孤独。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都独自靠窗坐一会儿，看灯火辉煌之处，看没有亮光的黑处，常常觉得灯光比黑处更寂寞似的……”

我忽然心有所感，想：眼前这小子是怎么回事啊，凭这几句话就走进我心里去了。他可能是个固执的人，也许还是个自说自话的人。若论交友还是交这种人。交友？我抬抬头，五指在短发和刘海中间通过。我想到哪儿去了？

连忙掩饰：“我这个人，心情坏的时候就想快些从地球上消失，心情好呢就巴不得长生不老，其实想这些毫无意义。小时候我总是琢磨今晚上吃饺子最好，吃油饼也不错，面条也行，但实际上还是吃玉米面粥，做主的是大人，不是孩子。”

陶伟笑，听着挺过瘾似的：“循循善诱，我估计你下面会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制造的机器，你一辈子能干什么都是设计好的程序，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在椅子上手舞足蹈了那么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大人么。”一副占了便宜的口气。

“谁是大人啊！”我嗔怪地看看他，“不过，想想年龄多



可怕，再过40天就又一年了，简直是骑着摩托车进入新世纪。”

“对相信永恒者，每年都一样。”陶伟淡淡地说。

这回该我笑了，“从一个悲观论者一个跟头变成永恒论者，连点过渡都没有。”

陶伟一本正经地一口喝干杯中的红酒：“你不理解，你要是经常和我聊你就理解了。”我听出邀请之意。

“离地面150米高的地方非常适合聊天儿。”

“还适合看影碟。”他接道。

“什么感觉？”我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如同在太空遨游啊。”他夸张地说。

“我想试试。”

他站起来：“来来，你来跳。”

2

“看恐怖片一定带女孩子，
她一害怕就会抓住你的手。”

“胳膊算吗？”

“恐怖片再可怕还有生活可怕吗？”

——《蚁人》

我挑了《蚁人》。好莱坞老掉牙的片子，陶伟的碟柜里有不少老片子，赫本的《修女传》和施耐德的《年轻的皇